紫藤阁 ■陈冉

归来仍是少年

周五,放学以后的教室,空荡寂静,恍惚间,我看见三年前的自己,正穿越时光而来……怀揣一颗滚烫的心,像一位莽撞的骑士闯入迷雾森林,我投入班主任行列,开启一段新旅程。

心动即行动,看起来很有一种意气用事的冲动,但做出这个决定,靠的是一种“明知山有虎”的果敢。真正的内在动力,有两个。一是,我不想再坐而论道,我想真切地到一线前沿,深入探究青少年的成长生态,破译他们思想与行为的背后,交织着什么样的力量。其二,希望能从独善其身的超脱中抽离出来,跳进一个混乱的环境,淬炼新的自己。

最初的日子,是玫瑰色的,如同一场恋爱的初始。我捧着赤诚的心走向他们,倾听每一个故事,回应每一份期待,解析每一次困惑,他们,也带着新的希望与遐想,与我谈梦想说未来,展现自我。我们彼此示好,努力表现,希望在对方的心目中,留下美好。

但很快,甜蜜的糖霜下渗出酸涩,就像狐狸露出了长尾巴,近处无美景。每个人,都带着自己久远的记忆,用最本能的方式与人互动,活色生香,风景迥异。此起彼伏的吵闹与争执,青春期叛逆与迷茫,无休止的调解与说教,我被深深地卷入。

陪学生到医院看急诊,各式谈心与协调,去抑郁成灾的家暴家庭家访,为与母亲起争执就嚷着要跳楼的学生上门劝架,给失恋的女孩擦干眼泪,为考砸的男生加油鼓劲……新鲜故事,接二连三地发生,破事儿奇事儿层出不穷。在自我意识尚未确立、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孩的世界里,我掉入好心且追求达标的好老师的角色陷阱,在无意识的漩涡中,焦灼于浊流。

纵然,有不少感人时刻,暖我心头,但杯水车薪,我还是被同频化了,在急促中失去了定力与耐心,精力被掏空。每天,整理好心情,清新地出门,傍晚,各色熏染后疲惫地回家,“累,很累,非常累!”是身体对我重复说的话。

时而天使,时而魔鬼,我成了双面人。好消息是,能短兵相接,说明关系已由浅入深,因真实而深刻。

力不从心时刻,大量的自我对话,是第一救赎。我忽然意识到,这场“恋爱”需要被重新审视。教育,不是单方面的给予,是两个生命的相互映照。成人成才,良苦用心,都源于我的需求。儿童有儿童的浪漫,校园本是学生的伊甸园。在艺术家的年龄,他们爱美爱享受,无视规则向往自由,表达自我彰显独特,并无大错。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,有自己的惯性要破,也有自己想谈的“恋爱”。试错中成长,点滴的进步,也是成功的改变。他们,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,现在的失序,源于过去的失落,不代表未来会失败!

东家长西家短的,若写进小说,每人都会有不少篇幅,但本质上,花与树,风采不同,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,表层的背后,都有自己的善意纯良。而我,只需素履而往,向前走。“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”,好作品不单靠热情与灵感就能完成,还需坚强与忍耐。

关系中,期待越高,失望越大。任何人,都无需求得他人的认同与见证,唯一重要的,是对自己的观照与爱惜。当终于可以回头看时,我结束“单恋”回到中正的位置。

于是,我由衷感谢,这个通过迷雾自觉自明的过程,虽然有苦不堪言的窘迫,也不乏智慧应对的灵光。人是心的动物,以心交情,终将成书。在陌生情境里,我那些细小的思维惯性、情绪反应与行为模式,被悉数放大,这也令我有机会,更详实地观察与修正,迎接陌生的自己回家。木心说,教育的本质是一场自我教育。教育他人的同时,最受益的是我自己。

倘若三年前的自己,是我现在的学生,我该怎样与她谈心呢?我一定不教训她的单纯或荒唐,我要竖起大拇指,点赞她的慷慨与勤奋。我要守在终点,与她深情相拥,贴着耳朵告诉她:“得失无言,归来仍是少年!”

亲情树 ■傅雅琴

清明愁思坐相忆

清明时节,天气乍暖还寒,微风裹挟着春的气息,把整座风景秀美的航坞山紧紧包围在一片碧绿苍翠的海洋里。

这天,我们兄弟姐妹一行,手提满满当当的供品祭物,来到航坞山公墓。拾级而上,我不时抬头仰望那棵苍翠茂盛的大樟树——因为那里长眠着我们最敬爱的双亲。

此刻,我早已哀思如潮,泪满双眼。

小时候,清明祭祖是我父母乃至整个大家族的头等大事。而如今,特别是在这两年的清明节里,这成了我们兄弟姐妹最要紧的事。在没有父母操持的清明,我和兄弟们会提前许多天开始预约日期:谁买纸钱,谁备鲜花,谁带父母生前爱吃的点心蔬果……仿佛只有这样反复确认细节,才能让那份无处安放又难以释怀的牵挂,找到落脚的地方。

到了这天,我们起得比上班族还早,从各自住处往公墓赶。一到墓地,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忙碌起来:小弟用抹布把墓区的每个角落都擦拭干净,又用矿泉水把墓碑擦得锃亮;二哥从满满的双肩包里拿出嫂子精心准备的坚果、糕点、老酒和蔬果;弟媳带来了青团、蚕豆和进口的热带水果;我则默默地把琳琅满目的祭品端正摆放好,点上蜡烛。接着,我们按照墓碑上刻着的子女名字,由长及幼轮流跪拜父母——作为小女儿,我自然是最后一个。

看着兄弟们敬烟敬酒时那小心翼翼的模样,那满脸的肃穆与虔诚,我早已泪流满面。满脑子都是父母生前的音容笑貌。这已是给父亲扫墓的第八个年头,给母亲是第二个年头。短短八年里,父母先后离我们而去,我不禁悲从中来。原本以为,那么爱干净、生活自律又自理的两位老人,一定能活过一百岁。可苍天无情,硬生生把他们从我们身边夺走,前后相隔六年,两次都让我们猝不及防,撕心裂肺。万般悲痛与无奈,只能化作无尽的思念,深埋脑海,永藏于心。

待蜡烛渐灭、纸钱燃尽,我们终于开口聊起父母在世时的种种往事。说着说着笑了,笑着笑着又哭了。惠风徐徐,绕过山间,穿过树林,吹乱了我们的头发。屹立在父母墓旁那棵枝繁叶茂的大香樟,好像又在跟我们说再见了。

收拾清理完毕,我们缓缓下山。驱车二十分钟,赶回老家祭拜灵堂。

老宅虽空无一人,却一如既往地干净整洁,楼上楼下都一尘不染。我知道,这都是住在附近的弟弟、弟媳和大侄女经常抽空打扫的成果。从心底里,我由衷感谢家人们的辛苦付出。

然而,面对再无双亲踪影的老宅,我们坐在一起默默地喝着水,心中似有千言万语,却都堵在胸口,咽在喉咙。唐代诗人孟浩然写道:“帝里重清明,人心自愁思。空堂坐相忆,酌茗聊代醉。”这大概就是我们此刻最好的写照。

原来清明并不只是一个祭日,更是我们兄弟姐妹共同守护的一扇窄门——那扇通往父母还在的那个世界的窄门。只要我们还聚在一起,重复这些仪式,父母就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只要我们年复一年延续这些传统,孝道文化就会代代相传,绵延不绝。

看演出 余宏摄

如烟事 ■长风

追错款的往事

30多年前的信用社,不像如今的银行网点这般窗明几净、科技环绕,那时候的柜台上方有的连木栅栏都没有,我们的手在柜台上递进递出,数着带着体温的纸币,日子过得慢,却也藏着不少难忘的故事。

记得我刚做出纳时,才20来岁,工作上不够仔细,毛手毛脚,盘库时发现短款是常有的事,少时十块八块,多时五十、一百的,急得直冒汗。那时,在老员工的带领下,上客户家里去追要,一般都能要回来。老员工对付这些事情比较有经验,在去之前,基本上锁定了差错对象,通过了解一些外围情况,比如,这人好不好说话,家境怎么样等,为追要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。有一回盘库时,我发现少了一百元,横盘竖盘就是找不出原因,后来通过翻看日记账和传票,大致有了眉目。老员工诸柏生带我去客户家里,客套几句后,就直奔主题了,“今天你来取款,我们的小同志不小心多付给你一百元钱,你看一下,把多出来的钱还给我们,单位里还等着结账呢,要不然,这笔钱要他自己赔出来的”。对方见我们有备而来,而且金额也说得没错,转身就从里屋拿出钱还给我,还一个劲地道歉。回来的路上,风从耳边吹过,我攥着失而复得的钱,心里直想唱歌。

后来我转到了管理岗位,有一回同事付错了一笔款,我便带着同事过去。记得那是一户建房户,房子还在建造,对方五十多岁年纪,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。我说明来意后,他一口咬定没多拿,还说:我们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,别人的钱捂不热,你们再去其他地方问问看。我见事情陷入僵局只好另辟蹊径。后来打听得知他儿子在附近的企业上班,我们就去企业找他儿子试试看。没想到,他儿子听了原委,立刻和家里人联系,没过多久,这笔款子就要回来了。

上门追款不仅要凭运气,更要讲究方式。说话要硬气,不能说模棱两可的话,不然人家以为你们自己也不一定清楚错在哪里,那就有些麻烦。我遇到的人大都通情达理,只有极个别的,会心存侥幸,但是在我们诚恳地工作后,也会配合归还。事后,我们会买些水果提些礼品表示感谢,毕竟给对方添了麻烦。

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,你们怎么确定就错在这个客户身上的?其实我们在配钞时,存单背面要盖一个现金付讫章,在方格子上填写人民币的券别明细,如50元券多少,10元券几张,依次填写,以便出现差错时可以依据这个券别明细查找线索,如果盘库时出现账款不符,基本上一查一个准。如今实行综合柜员制,监控设施普及,在科技赋能的今天,类似问题基本消失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在梦里还会出现这样的场景,在一条乡间小道上,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,我跟在老师傅的后面,然后心神不宁地想,这回多付出去的款还要得回来吗?

五味子 ■陆永敢

云端信步故事多

空中翱翔,云端散步,每年都会坐几趟飞机去旅行,有风有雨有惊恐,有喜有悦有吉祥。每回遇见,总会带来一些感悟与收获。

飞行的常规高度在万米上下,居高临下洞察人类生存的大地,无论哪种地形地貌,都被挤压在一起,显得一马平川。一次飞越城市夜空,看不见高楼,看不到街道。稀疏的金色光点,如沉睡巨人的零星脉搏,星光闪烁,毫无规律,仿佛有人将一条大地银河,毫无征兆地铺展开来。它用光的语言诉说,告诉你,现在飞越的是一座城市。从初见城市之光,到飞离而去,也不过就几分钟时光。

那一年2月15日,从海口飞回杭州,自己都不记得当天是我生日,然后,航空小姐将一张生日贺卡,送到我手上,以示对我的祝福。一张贺卡,像一只意外的鸟,衔着天空的温度,降落在我面前。那一刻,仿佛时间被云层托住,忽然变得很轻。原本平淡的日子,将会消融在航线的数字里,却让一张生日贺卡,赋予了特殊寓意。贺卡虽轻,意义不小,至今还收藏在个人相册里,标记着一个曾被天空祝福过的生辰,铭刻着难得的云端生日。

在航行中追光,是另一种奇遇。几天来的阴雨,萧山机场天色已经暗淡。傍晚6点40分,飞机升空翱翔,先是一道明亮的晚霞,随着飞机攀升,后是一轮鲜红的落日,出现在眼前,追随着我的脚步,映照着我的脸庞,一直跟踪一个多小时,才依依不舍沉入地平线。在飞机上,时间会变得柔软而扭曲,将你飘浮在永恒的黄昏落日里。

追着太阳向西飞,白昼会拉成漫长的丝。那年1月21日,是我追赶太阳的一天。上海浦东机场10点的飞机,经过十一个小时三十分钟飞行,到达阿姆斯特丹,手表指针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,然后,当地时间,还是下午两点半。机场暂停三个小时十分钟,转机后,又是漫长的航行,终于两小时后,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,才是晚餐时分。这一天,身心疲惫,虽然累点,但在我一生中,是太阳照射最长的一天,陪伴我19个小时,巧妙地绕过国际日期变更线。

强气流冲击,飞机颠簸,也是航旅中经常会遇到的事。然而,那天的遇见,有些异常。自己正好在机尾洗手间小解,随着机身猛烈颤抖,身体被上下抛丢,我的手掌不由自主地抓着扶手,心脏跟着一起提到喉咙口。小解的流程不得不中断,脑海中闪过无数个恐惧的画面,是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报,稳定着自己的情绪。“飞机遇到气流,不要惊慌,请大家在原位上坐好,系好安全带,不要随意走动。”几十秒过去,颠簸渐缓,自己才像刚从深海浮出水面,缓过一口气来。

每当飞机腾空而起,我的思绪常常会疑惑,眼下是在动态还是静态。相较于机舱,仿佛一切是静止的,座椅是静态的,机翼是静态的,同坐的乘客是静态的。但飞机正以每小时800公里以上速度穿越云层,飞驰蓝天。这让我想起古希腊芝诺的“飞矢不动”悖论,飞矢在每一瞬间都是静止的,却从未真正停滞。这种动与静相对性的体会,经常引申出自己对动静交织的哲学思考……

悄悄话 ■清淡

一片桑叶味清欢

四月的春天,花开正好。也正是采摘桑叶的好时候。校园前的空地上,一片片嫩绿的桑叶,在枝头轻轻招摇,泛着温润的光。野生的桑叶,长得乖巧又喜人,不知不觉就勾住了人的脚步。每年这时,老师和孩子们都会采几片,带回家养蚕宝宝。而我的心思,却不在养蚕上。

三年前,我在饭店吃过一次炸桑叶,那滋味一直留在舌尖。刚出锅的炸桑叶,外皮酥脆,一碰就轻轻掉渣,入口不油不腻。咬下去先是淡淡的焦香,紧接着是桑叶的清嫩、微甜,一股草木的清香漫开,仿佛把整个春天,都含在了嘴里。

这么好的滋味,何不自己动手试一试?我来到桑树下,细细挑选着芽尖下第二、第三片叶子——这几片最嫩,口感也最好。带回家洗净,用厨房纸轻轻吸干水分。碗里打入一个鸡蛋,加上面粉、玉米淀粉、盐和五香粉,调成薄薄的面糊,再淋上一点油,让炸出来的桑叶更酥更香。

锅里的油烧至六成热,桑叶裹上一层薄糊,一片片下入锅中。中火慢炸,不多时便微微泛黄,捞出控油;再复炸片刻,直到金黄挺括,香气扑鼻。趁热撒上一点椒盐,便是一道最简单也最动人的春日美味。

我有一位医生朋友,格外偏爱野菜。蒲公英、荠菜、苦菜、马齿苋、灰灰菜、野苋菜,都是她眼里的宝贝。她总说,这些野菜长在山野间,吸的是清风,沐的是雨露,没有污染,自带清气。它们富含营养,清爽解腻,清热去火,是大自然最朴实的馈赠。

常吃野菜,吃的不只是一口鲜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不用花钱,不用刻意寻觅,只要愿意弯下腰,就能收获自然的礼物。清晨出门走一走,吹一吹野外的风,看一看枝头的绿,比待在健身房里更舒心,也更养人。

大自然从不多言,却把最珍贵的东西,悄悄藏在四季里。一片小小的桑叶,一道简单的炸桑叶,吃在嘴里,香在心头。原来,生活最动人的滋味,从来不在昂贵的食材里,而在这俯身可拾的清欢之中。

印刷:盛元印务(杭州市钱塘区江东三路7377号) 零售价:1.50元